

YAO QIAN

## 我的香港记忆



姚谦

音乐制作人

Music Producer

游走于两岸音乐界

再见香港已经又过了五年。

似乎，香港在很多非香港人的心中有一种隐约而又近于乡愁的情感；纵然它不是你的家乡，但你的人生际遇中总有或多或少的牵连与它有关，也许是人、是物或土地。从街头运动后减少去港，直到上次小心翼翼绕路参加一场会议中心拍卖会后，没想到一年后又遇到三年疫情，让我五年没再进香港，描述起这过程仿佛像张爱玲的《倾城之恋》。为了表示支持而答应朋友疫情后的第一场拍卖一定参与，同时也是在这五年中，我才发现总是不经心相待的香港，已经成了不自觉的想念之处，于是上个月去了香港。

如原先所料，香港变得清静了许多，纵然疫后香港旅游重启多时。也许是我刻意在五一假期后、拍卖前的最后一天到达，非假日的关系吧，不见往日生气躁动的喧嚣，即使在依然游人如织的皇后大道东上，却有着安静之气。

这回在香港整整待了三天，慢慢地，还是把过往来来回回香港的许多记忆一一重拾回来。在工作的前二十年与香港总是有着很深的关系，纵然不曾长住香港；有段时间也是每周早去晚返香港一次的痛苦职场开会经验。九十年代初，首次到香港时灯火辉煌的记忆，至今仍在心中。那景象在我心中是我后来去过地球其他大都会所无法取代的。后来数十年结交的香港朋友，无论本地出生或从别处移居香港，都是我认识香港的不同角度，也编织出我一个人的香港记忆。

整个亚洲艺术市场的兴起，香港绝对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功劳。过往香港拍卖会中亚洲各地藏家齐聚一堂的局面，这会儿已不再出现，主因应该是网络发达取代了线下造成，与香港现况无关。犹记得捧着厚重图录对照真实作品的交头接耳，展场外围的酒店咖啡厅里，可见来自不同地方的

艺术爱好者热烈讨论着，从不认识、因为收藏观点而交流成朋友的场景，处处可见。这已经是一个从此难再现也无法替代的记忆了。

此刻网络时代开启了虚与实交流的新艺术时代，一场拍卖会无论举行地在何处，都看似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，也仿佛对应了艺术已经进入到无国界的新局面。明明知道这些来自西方的高价作品，借由香港拍卖大都还是回到原产地，但也理解这就是商业作大局面所必须投资的过程。如同中国当代艺术因为香港拍卖会的兴起，创造了亚洲更大的收藏面和惊人的交易金额。但是也在同时看到台湾艺术逐渐的消亡，即使在台湾藏家收藏实力长年稳健不变之下，台湾艺术的收藏，从当代到现代几乎已经达到了销声匿迹；

纵然台湾看似新美术馆的开张，只见大多是空洞、自限服务当权者的展，各种政治柔性介入的迷雾艺术氛围下，往外探索是台湾收藏者的出路。

**香港在很多非香港人的心中有一种隐约而又近于乡愁的情感。**

这次拍卖中唯一出现的台湾现代艺术家作品，是郭雪湖，被日本收藏数十年后回流的重彩画作。拍卖公司感叹地对我说，如果S先生或不举牌，怕就流标了。仿佛也印证了台湾藏家也在这个世界的洪流里，因国际化、商业化趋势，才有了远方的选择。

本来世事多变，我不觉得香港“没落”，我反而觉得香港进入了一个较为平静稳健的时期。即使这场拍卖未见拥挤人潮，但是在展览现场却见到香港艺术工作人员的专业与努力，是亚洲其他地区所不能及的。这是我近期阅读过最好的拍卖预展，也是近期看艺术品最愉快的一次经验。

只是没想到才隔一个月，意外地又去了趟香港，参加故人葬礼，匆匆时光历历在目看到自己已经老人。随着时间的演变，每一座城市的变化，也许从许多蛛丝马迹中预见冥冥的定数。[4]